

《邓稼先》中的逻辑之美

上海民办南模中学 乔玲

《邓稼先》是杨振宁先生写的一篇传记文章。他与邓稼先同是伟大的科学家，亦是多年好友。作者用质朴的语言、清晰的逻辑讲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生平事迹，文章处处闪耀着科学家特有的理性光芒。笔者试着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邓稼先》一文的逻辑之美。

一、结构层次的逻辑美

作者并没有在开篇就介绍邓稼先，而是展开了一幅祖国变迁的历史纪年表。运用对比展现了中国从任人宰割的局面到站起来的巨大变化。厚重的历史变迁，使人不禁思考：是谁，改变了这一切？从而引出“两弹”元勋——邓稼先，也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从宏大的历史背景再聚焦到个人，这样的写法让邓稼先的形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邓稼先这一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意义，也就奠定了文章的情感基调——怀念、赞颂；也奠定了读者的阅读情感基调——敬仰、缅怀。

整体来看，六个部分基本呈现了“引（入）——列（举）——比（较）——深（化）——联（想）——（总）结”的结构层次：

- 1.由国家剧变引出邓稼先，突出其崇高地位；
- 2.罗列邓稼先的一生经历，光辉一生数语写尽，连点成线，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第一线再到逝世，用时间轴串联起邓稼先的人生轨迹；
- 3.对比同地位的奥本海默，突出科学家的性格品质
- 4.结合个人交往，细化邓稼先人物形象
- 5.借助联想和想象升华人物精神
- 6.总结评价邓稼先，表达情感。

概括与具体相结合的写法，让读者对邓稼先有了更全面、更立体、更细致的了解。三、四、五部分可以说是第二部分的延伸和具体化。每个部分有机联系、层层深入，将邓稼先的高尚品质和二人的深厚情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表情达意的逻辑美

（一）从年到月到日

文章第二部分以平实的语言罗列了邓稼先的人生经历，数字使用上的区别尽显巧思。

和邓稼先的出生、求学及工作经历有关的时间，作者精确到“年”，如“1924年”出生在安徽，“1945年”毕业等；

一些重要的、有一定里程碑意义的时间阶段，精确到“月”；如“1950年10月”到中科院工作，“1958年8月”开始带领毕业生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而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件，则精确到“日”，如“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这一部分叙述的重心始终放在“两弹”元勋上，用紧密的时间线体现出邓稼先

不平凡的一生。再深入思考：高密度的数据罗列恰恰体现了邓稼先毕生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这一部分中，从进入“研究原子弹”阶段后，每个段落都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地推进，如同快进影片一般。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功勋卓著的一生也就浓缩在这百字之中匆匆而逝，亦非蕴含着作者对其不幸逝世的痛惜和缅怀？

（二）从公共人际到个人私交

和全篇的构思相类似，三、四部分的具体化描写中，作者也着意从宏观视角聚焦到微观细节。

第三部分先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进行对比，二人地位相当，但为人为事却迥然不同。奥本海默锋芒毕露，甚至会使人难堪，导致“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这是从与人交往、群体认知的角度去突出奥本海默的特点。

对于邓稼先的直接描写，作者也注重建立其与周围人的关联，在群体反应中烘托邓稼先的高尚人格。如文中出现的“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人们知道”“人们绝对相信”“所在的研究院”“两派群众组织”“说服两派”“他和他的同事们”“工宣队”“军宣队”，都表明不止在作者眼里邓稼先是令人敬佩的，在公认领域，他也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任。特别是提到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的内容，作者又运用了对比——“如果别人去”“恐怕要出惨案”，再次突出了邓稼先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接下来，作者从“邓稼先与周围人”过渡到“邓稼先与我”。第四部分从个人私交的层面呈现与邓稼先的交往细节。正因为是二人之间直接的交往经历，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了个人情感色彩浓厚的抒情。作者收到回信后内心激荡，虽说“始终想不清楚”是为民族而自豪，还是为稼先而骄傲，但这样的疑问句，正是含蓄地告诉读者——这两种感情其实兼而有之，主观层面的情感有了比较显性的体现。接下来，作者在第五个部分“我不能走”中，通过联想和想象顺势将对邓稼先的情感推向高潮。

（三）从写实到想象

第五部分中抒情性的虚写内容开始增多，比如“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过……”一句，从邓稼先的工作环境联想到《吊古战场文》，把读者带入到了那个广阔无垠、毫无生机的茫茫戈壁，这不是对邓稼先真实工作环境的客观写照，却使人能够联想到这样的环境下经历的困难有多少，科研工作对人的意志考验有多大，既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接下来，作者由环境联想到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想象邓稼先面对同事、下属因公殉职时的心情，引发读者共情，去感受邓稼先在从事艰苦卓绝科学研究时面临的巨大身心考验；

“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作者设身处地，去想象和感受邓稼先在面临重大责任时抉择的复杂心情。同为科研工作者，杨振宁对这种心情必然有很深的感受，同道中人，惺惺相惜，充分表现了他对邓稼先

处境的理解与怜惜。

三个“不知”看似是一种不确定的揣测和想象，却恰恰体现作者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邓稼先所做的工作保密性强，二人又相隔千里，并不能够时时相见和交流，作者借助联想和想象，去渲染一种悲壮和苍凉的氛围，使读者的情绪被激发出来。不仅符合二人交往的实际，也增添了文章的文学性。

在这三个“不知”后，作者讲述了一个事例，这是写实的。在井下测不到信号的危急关头，在大家劝说他回去的情势下，对邓稼先的描写却只有寥寥两句话——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借此烘托了邓稼先超群的意志、敢于担当的魄力和为祖国献身的伟大精神。这一部分本可以尽情描绘渲染，作者却惜字如金，一方面是出于现实考量，本着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另一方面则是将千钧笔力凝于数语之中，保留了读者对邓稼先所处情境和当时心境的想象的权利，更是别有深意。况且，原子弹研发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也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能够说尽的，让人们自己去体会，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想象其实也是留给读者的。

但作者显然还没有将情感完全抒发出来，接下来便通过想象将来为邓稼先拍摄人物传记的情景，将邓稼先的形象推到了新的高度，也把自己对邓稼先的情谊推向一个高潮。

作者引用了“五四”时期的一首歌曲——《中国男儿》作为想象中的拍摄背景音乐。这首歌曲的选择颇具匠心。从歌词看，“中国”“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黄尘”“燕然”是从空间的角度纵横千里；“古今”“至今”是从时间的角度梳理历史；“中国男儿”“奇丈夫”“碎首”“勒功”“热血犹殷红”则是从人物的角度展现品性胸怀。所以，作者其实就是把邓稼先作为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中、一个特殊而伟大的人物，将他作为中国男儿、奇丈夫的典型代表，作为具有永恒意义的民族先驱。再次从个人上升到了历史、国家、民族的层面，也呼应了文章的第一小节。至此，整篇文章对邓稼先人生经历的具体化呈现也全都结束了。

第五部分虽有想象的部分，但可以看出，即使是想象，也保留了作者作为科学家的审慎理性。作者没有对既定客观事实做想象性描述，其想象的对象都是主观上的情感或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比如：想象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想象邓稼先埋葬同事、下属的心情；想象邓稼先签字时的心情——这些都是想象邓稼先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的心理变化，作者同为科研工作者，能够设身处地体会，符合常识情理。包括想象假如有人为邓稼先摄制影片，自己会怎么做，也符合情理。可见，即使是想象，作者也极为理性克制，而不是乱加臆想甚至改变事实。

那作者为什么专门在主观情感的想象上花费笔墨呢？因为对于邓稼先主观情感的想象，是带领读者进入邓稼先精神世界的重要渠道，让读者跟随邓稼先去融入苍茫的戈壁、面对痛苦的处境、感受艰巨的责任，拉近了读者与邓稼先的距离。简言之，增强代入感，让读者亲历邓稼先的人生，去理解邓稼先的伟大，自然升华了邓稼先甘为祖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和他的忠诚担当。对于我的主观情感

的想象（包括我要做什么）更是寄托作者对邓稼先情感的重要渠道。只有想象作者才能打开情感的闸门，合理而充分地倾泻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感。作者虚实相结合，在激发读者想象的同时，更好地完成了表情达意的写作目的。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永恒的骄傲”总结全文，是对邓稼先一生的高度评价和深切缅怀，也有其内在逻辑——

从两个人私交的层面，同为科研工作者的杨振宁对挚友是敬爱的、自豪的；

从两个家庭的交往历史层面，作者表达了对这段半个世纪的友谊的珍惜和对邓稼先夫人的慰勉；

从对邓稼先本人的一生的总体评价层面，作者对他高度赞赏；

从每个人的人生自我评价层面，作者烘托了邓稼先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历史之难得，表达了我们应为祖国、民族拥有这样的人感到庆幸。

这几段话，视角既有个人的角度，亦有时空的角度。情感也从敬爱到珍惜，到欣赏，再到庆幸，逐层递进。这部分总结是作者表情达意的最终落脚点，作者在情感的升华中将邓稼先于国、于家、于人的意义也进行了升华。

《邓稼先》一文展开了邓稼先丰富传奇的一生，结构层次的清晰、表情达意的深入，其背后处处蕴含着作者理性的构思、严谨的逻辑，让文章达到了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参考文献

- [1]王丽君,陈辉霞.《文学的生动与科学的严谨》[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0.11
- [2]孙绍振.《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M].2015.9
- [3]罗琼.《小数字，大学问——解读〈邓稼先〉的另一条途径》[J].语文教学通讯,2012.4/B